

故乡稻谷金黄

■何文胜

在熊注塘边我们生产队那口不具名的水井往外,是绵延数十里的稻田。再往远望,目光所及之处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雷祖峰和白石园水库组成的山水佳构。

一到稻谷成熟季节,这一带就有黄绿错综的毯子铺开来。关于农作物的美态,我时常会想起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中就“麦浪”二字展开的讨论——那是极佳的文字的创造。

当然也有“稻浪”的提法。或者因为南方地形多山,与土地平整以种麦子为主的北方比较,气势上应该有所欠缺吧。而每当“稻谷”这两个字出现在脑海,则那种因风而动,发出金属质感,又不那么尖利的声音,如同金殿之上莲步轻移华服裙裾的环佩交鸣。

如有秋日霞光映照着出工的乡亲,将之染成全身金黄,就会感觉乡村油画般的美好。那些沟壑纵横的脸庞,也因此而线条柔和;如果夏日阳光的猛烈,对稻谷而言是一个熔炼的过程。那秋日阳光,则是一个使之充实饱满的揉捏的过程。

我做过的农活之一是拾稻穗,也叫捡禾线。这是一个跟“珍惜粮食不浪

费”密切相关的工作。这种时候,我和小伙伴们跟在打谷机后面,将掉落在泥土里的稻穗一一捡起,交给大人。打谷机像“玖月奇迹”组合的“双排键”,在大人们的单脚合奏下,发出极为热烈又一点也不刺耳的旋律。在稻田里游走,整个空间都被“嗡嗡—嗡嗡—嗡嗡”声充满着。

在水田劳动,最可怕的是蚂蝗,这种软体动物是我的噩梦。它往往悄无声息地爬上腿脚,甚至钻入穿着衣裤的地方,用前后端两个吸盘紧紧附着,深入体内吮入血,直到原本干瘪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泛着紫红色。而这时候你还毫无感觉,因为它的“吻”可以分泌一种相当于麻醉剂的物质。直到工间休息,男人们唆一袋旱烟,女人们喝一“坝杯”井水的时候,或者收工回家,洗脚洗澡的时候,才有人尖叫着从另一个人身上发觉它们。

胆子大的也直接用手捉,更多的是用小树枝之类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扒拉下来。而且还不能随便扔掉,那会接着吸别人的血的。

外公说把它切碎都不行。传说蚂蝗是有分身术的,你将之切成多少段,

它就可以长成多少条。我不知道真假,但是平添了几分魔幻。处理这类“恐怖分子”除了火烧以外,有一种绝妙的“杀器”可以对付它——抽旱烟用的水烟筒里黑乎乎的水。将之倒在蚂蝗身上,不一会儿就能瞅着它一点点消融变小,终至要了它的小命,这也可说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因为这一功用,我不禁佩服起抽了一辈子老旱烟的外公和他的伙计们。

前些天,去了一趟我的扶贫户家。他从屋侧放养着鸡鸭鹅的院子走过来,最打眼的是他的一双赤脚,炭一般的黑,静脉曲张像蜈蚣一样蜷曲着,有了几处溃点泛着暗红。这大概是长期被水浸泡所导致的。联想到外公他们的脚也黑,青筋暴起,情况虽然不是这么严重,但是非常相似。终于明白,这一路上和记忆里的稻谷金黄都与一双双这样的脚有关。

金黄与黄金,同样两个字。按理说,照着稻谷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它实在应该是贵重物品,有堪比黄金珍贵的价值。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像对待黄金一样对待金黄的稻谷。

流动在田野上的风景

■刘先卫

蓝天白云下,微风一阵阵吹拂,阳光一寸寸移动。大地流金,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稻浪里纵横驰骋,将颗粒饱满、黄澄澄的稻谷尽“收”其中。从早到晚收割机作业的轰隆声响彻山谷,就连蝉鸣的伴奏也格外响亮悦耳。秋收农忙时节,好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只要劳动者双手勤快,必会带来丰厚回报。风调雨顺的年景,沉甸甸的稻子熟了,看着自己种的粮食有了好收成,每个庄稼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双抢期间特别是晚稻收割时,老乡们急切盼望稻谷颗粒归仓,那种焦虑伴随着炎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农村传统的人力脚踩打稻机已稀有少见,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事半功倍的收割机器能帮上大忙,让农民种田变得轻松简单。

水稻收获的季节,长途跋涉开着收割机远道来到我们湘南收割稻谷

的,除了少数江苏人,更多的是来自河南的收割队。收割机性能好且收割干净,收割价格不仅比本地便宜,雇主还不用招待收割机手伙食用餐。正常收割一亩只要100元,小山丘拌泥田一亩150元左右。与当地村民谈妥收割价格后,农用货车驮着联合收割机来到指定的田块边,收割机手往田间渠道搁上两块金属梯子搭的便桥,将收割机开进稻田间来回穿梭,不足半小时的工夫就将一亩稻田收割完毕,村民立即就在田边卸谷装袋。

天气炎热,酷暑难耐。收割机手每天揽到活儿,定会出工前带上冰冻的矿泉水,矿泉水要结成坚硬的冰块,在冰水融化的过程中一边作业一边慢慢喝解渴。到了午饭时间,满身疲惫的收割机手将液化气、折叠凳椅、锅碗瓢盘全部从车厢里提了出来,男人女人一起架锅切菜。河南人一边身材魁梧,他们吃不惯白米饭,生活简单朴素,除了精细面条就是面粉团团,弄好后大口喝着啤酒,一瓶啤酒就着白菜、

鸡蛋、秋葵和大葱下肚,很少看到河南人吃猪肉,鱼是他们最爱的美味佳肴,不像湖南人要麻辣咸才能下得饭。

早上迎着朝阳出发,晚上伴着夕阳收工。收割机停靠在乡镇集市路口继续揽活,一辆汽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家”。河南人就地打着地铺风餐露宿,或是拖家带口或是同乡结伴出来干活,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车上,有时候到了偏僻地方就随便吃点干粮,累了就在车上休息。一台收割机几乎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夏初割完自家小麦,就开始奔赴广东收割水稻,再到广西收割,中秋到湖南、四川,之后湖北,晚点到黑龙江,最远的去了新疆,南征北战收割早中晚稻,一年在外时间多达七八个月之久。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举目大地山欢水笑,放眼神州虎跃龙腾。你瞧,一辆辆、一队队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在全国各地奔波辗转。为了大地的收获,收割机正在金黄色的田野上流动,星星点点汇成耀眼灿烂星河,绘就中华丰收田园美的壮阔图景。

乡村秋雨

■张 勇

田野,庄稼浓绿旺盛,日益饱满。豆荚摇铃,瓜果飘香,高粱点燃火炬,玉米一层一层包裹玉珠金豆,稻谷颌首点头……庄稼旺盛的长势,绽开乡村甘甜的笑容;庄稼的成熟,让乡村走向五谷丰登;庄稼含笑的招手,让乡村日益走向富足。

初秋的夜晚,乡村格外凉爽,秋风习习,荷香缕缕,蛙鸣鼓噪,繁星闪烁。乡村的田野虫鸣蛐唱,此起彼伏,时远时近,天然之声韵充满灵性,充满地

气,充满原生态。蛙鸣虫唱是乡村一盘特有的唱片,是乡村别具一格的音乐,是最接地气的光盘。这细微轻妙的声乐,让静谧的乡村显得格外安详,让恬静的乡村充满梦香。

乡村的初秋,雨缠绵多了,柔美多了!全然不是夏日的电闪雷鸣,不是夏日的暴风骤雨;绝然没有让人震惊的粗野狂猛,没有短兵相接的狂飙乱打。秋日的雨细密而轻柔,点点滴滴,悄悄静静,如梦似幻,如诗如歌。

门前的枣树(原创小说)

■王维钢

瓦蓝瓦蓝的天上,太阳像悬着的火球,炙烤着大地。没有一点风,田地里的玉米叶纹丝不动。

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玉米地里钻,一边轻声地喊着“姐,你在哪啊?”喊了几声后没有人回应。我停了下来,侧耳一听,前边不远处有“唰唰”割草声,我又喊了声“姐姐我是二凤啊!”这时一个满头大汗拿着镰刀的丫头,从玉米叶里探出了头,“姐,有情况了,二舅又来了,在大院里帮妈掘土豆,妈妈说让他以后不要再来了,省着别人说闲话。二舅没言语,低着头揪着衣角不说话。”姐姐抹了把脸上的汗,气嘟嘟地说:“走,跟我回家去。”“姐,你和妈妈都累成啥样了,二舅来了帮我们干活不好吗?”我跟在姐姐的身后小声嘀咕着。姐姐回头瞪了我一眼,“你呀,就被他那点好吃的给哄住了。”我吓得不敢再吭声。

二舅不是我们的亲二舅。他是住在山后村的,是父亲的发小。年轻时家里穷,没有成家。与母亲同一个姓,所以叫他“二舅”。二舅个子不高,但很能干。父亲去世后,他便经常帮我家干农活。有时,他还带点糖果饼干什么的给我们姐俩吃,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没血缘关系的二舅。

那年开春时,二舅在集市上抓了个猪崽子给我家送来,他满脸堆着笑容说:“大姐,这是个母崽别剁了,留着做老母猪吧!卖猪的我认识,他的母猪不挑食爱上膘,根儿好,下了崽子也不会孬。孩子都上学了,花销也大了。”

“可猪下崽子时,我也不会侍弄啊!”母亲顺手拿出毛巾递给二舅,“看给你累得满头是汗,快擦擦吧!”二舅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接了毛巾。“等快下了,你叫大风找我,我帮你。”二舅又把买的几棵枣树,栽在大门墙外边,他说枣树长得快,等结了果好给孩子们打个牙祭,省着去买了。

母猪一天天地长大,也带上了崽子。我们盼它能早点下崽。

那天,一家人正吃午饭时,听到前街的王婆婆在喊:“这是谁家的母猪啊!吃了我的苞米苗了。”嗓门又高又细。我光着脚往外跑,姐姐跟在后面。王婆婆看见了是母亲,不禁“啧啧”,她掐着水桶腰歪着头斜着眼,阴阳怪气地说:“哎呦,他婶子,是你家母猪啊?母猪发情了,就得赶紧给它找个公猪来配,要不哪能看得住啊!”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

母亲羞得脸像红高粱,低声说:“四嫂,母猪吃了你家几棵苞米苗,上秋了我赔你几个苞米棒子。”

“算了吧,你一个寡妇家领着两个丫头过,也不容易,下次可得看住了啊!”说完扭着圆溜溜的屁股走了。

姐姐拽着我就往家走,身后,母亲一个人赶着猪。

母亲经常给枣树浇水,我们看着枣树一天天长高。

每到春天时,树上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白花。随着夏天到来,一树绿油油的树叶便像一把撑开的伞,“骨架”上挂满了椭圆型的小青枣。到了秋天,小青枣逐渐变成了鲜红的大枣。大枣个头很大,皮薄核小,味道甘甜。我们也随着枣树一起长大。

母亲六十六岁生日那天,我驱车回到了老家,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倚着枣树,手掌放在脑门上,遮挡着太阳光眺望着。车到了大门口,姐姐也出来了。我下车后第一句话就喊道:“你们猜猜我在县城看到了谁?”“一定是哪个大明星,你们没合影吗?”姐姐笑着接应了我的话题。“哪儿啊!”我直摇头。

我调皮地眨着眼睛对母亲说:“妈,您猜猜呗!”母亲撇着嘴,“我不稀猜,管你看到谁了,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哈哈,告诉你们吧,我遇到二舅了。”姐姐吃惊地问我:“这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他过得咋样?你怎么没拉他一起来啊?!”“二舅在三里桥住,在一个工厂打更,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他还问起妈妈了……”姐姐示意我闭嘴,我们的眼神落在了母亲身上。

母样仰着头,花白的头发在苍老的脸颊旁随风飘动。她望着满树上的大枣,拭着眼角的泪。